

中 阿 典 籍 互 译 出 版 工 程

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

门槛边的女人们

نساء
عراقيات

「伊拉克」赫迪洁·侯赛因

叶
萌

译 著

471/42
中 阿 典 籍 互 译 出 版 工 程
مشروع تبادل 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بين الصين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

门槛边的女人们

「伊拉克」赫迪洁·侯赛因

叶 萌 译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门槛边的女人们 / (伊拉克) 哈迪娅·侯赛因著 ;

叶萌译. -- 北京 : 五洲传播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085-3918-8

I. ①门… II. ①哈… 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伊
拉克—现代 IV. ① I3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4035 号

出 版 人: 荆孝敏

责任编辑: 姜 珊

助理编辑: 杨 雪

装帧设计: 管 斌

内文设计: 高 洁

门槛边的女人们

作 者: 赫迪洁·侯赛因 (伊拉克)

译 者: 叶 萌

出版发行: 五洲传播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6 层

邮 编: 100088

网 址: www.cicc.org.cn www.thatsbooks.com

电 话: 010-82005927, 010-82007837

印 刷: 三河市详宏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0.75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5-3918-8

定 价: 48.00 元

 译序

小说《门槛边的女人们》对女性独立人格和自我觉醒意识进行了深入思考，审视了独裁主义下的人性。作者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、以小说主人公的视角记载了伊拉克现代史的决定性阶段，叙述了主人公逃往安曼后的人生处境和心路历程，回忆了上一代人——“门槛边的女人们”悲凉困苦而又无从选择的命运。她们每个人的故事在作者的记忆中都是悲剧的象征，故事和情节不断增多，最终都印证了女性在每一场属于男人的冒险中都是受害者的事实。但她们视痛苦如甘饴，把对不能再回来的男人的执着忠贞当作自己活着的证明。她们性格的缺陷、女性主体意识的未觉醒及自我人格的模糊，致使悲剧性的人生结局成为必然。主人公虽对其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但终究未能摆脱深植于心的思想根源。为了跳出阶级限制，过上富裕的生活，她自觉地将自我意识沉沦直至泯灭，选择通过男人实现梦想。当物质需求被满足时，她又开始追求精神需求，即

自我的平等、灵魂的尊严等等。

在这部小说中，每一个女性都付出了她们的青春、梦想与自由。她们将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，但是男人却没能帮助她们实现这个“梦”，就这样她们的灵魂在肉体死去之前就已经消亡了。艾麦乐、洁曼尔、法蒂玛、乌姆·阿德南、莎布莉叶等女性的名字都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作者在小说末尾表现出对冲破藩篱、摆脱禁锢的渴望，就算以放弃世俗利益、回归原属阶级为代价，也愿揭去蒙蔽双眼的绷带，重新审视内心世界。

这部小说不仅为女性呐喊，还涉及了如何去处理独裁主义遗留下的人道主义、社会和政治等一系列问题。它如同一部纪录片，充斥着悲伤、死亡和荒凉的画面，描绘了社会结构分崩离析、人民生灵涂炭、梦想灰飞烟灭的场景，揭露了政治专制主义的横行霸道和倒行逆施。所有人都活在日历中错误的一页里，活在错误的时间里：主人公的人生注定写满沉默、孤独和哀愁的字眼；“门槛边的女人们”的悲伤如同淤泥在她们心里堆积；一个痴迷于战争的领导人偶然登上了操控者的宝座，颠覆了民众的命运。人们在错误的时间付出了生命和未来的代价，打开了痛苦的移民、流亡和异化的大门。

小说以苏美尔地区广为流传的谚语“在苏美尔地区，只有穷人才沉默不语”开篇，折射出小说主人公多舛命运的缩影，更勾勒出深受灾难的民众悲剧性的人生轨迹。小说情节由此展开：主人公艾麦乐出生在巴格达的一条破旧街区，父亲在她未出世前就失踪了，去了战场再也没回来，母亲的余生都在等待和回忆丈夫的日子中度过。艾麦乐时常问自己：母亲对父亲的

爱是不是熔入了灵魂，铸成了她的个性，让她变得是非不分？她为什么要将悲伤制成枷锁，禁锢日渐消逝的青春年华？父亲真的值得她去承受这些折磨吗？她渐渐厌倦了母亲关于父亲的“陈词滥调”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它们黯然褪色，变得无关紧要。唯有阅读能让她暂时远离徒劳的悲伤，她下决心从这一潭死水中逃离。一个叫贾巴尔·曼苏尔的男人出现在她的生命里，带她过上了另一种生活。贾巴尔是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，比她大30岁。尽管母亲执意反对，她还是嫁给了贾巴尔，不久后母亲就离世了。贾巴尔拥有实现她的梦想需要的“本钱”，能带来她一直梦想的生活。住到府邸后，胡同的嘈杂被府邸的宁静替代。艾麦乐掸去压在她心头的忧伤，永远告别了充斥着失望与厄运故事的一道道门槛。她告诉自己，母亲生前未尽的愿望弥补回来了。贾巴尔不让她单独出门、不让她和别人交往，为了不被从“金笼子”里赶出去，洁曼尔没有反抗，继续通过读书消磨大把时光。她努力说服自己，一个有这样的年纪、阅历和职位的男人，不可能说得不对，她不知道自己从何时起、又是如何变成了他想要的模样。

没过多久，伊拉克形势动荡，战争爆发在即，贾巴尔命令艾麦乐和佣人洁曼尔一起逃往安曼。

初到安曼，艾麦乐迷恋上了这里的一切。受够了沉默、寂静和停滞的她，需要这样的“疯狂”来感受生命的脉搏。她将安曼的逃亡之旅视作难得的独处机会，没有破旧街区里散发着霉味的老巷子，没有府邸的围墙和守卫，没有充斥着战争威胁的阴霾，她可以不受约束地为记忆增添新的内容。艾麦乐的心飞出了牢笼，然而有些东西仍然困扰着她：战争是真的会爆发，

或者只是恐吓当局的把戏？万一战争爆发了，当权派怎么做？他们会像空洞的歌词写的那样顽强抵抗“直至最后一滴鲜血”，还是骨子里已没有了反抗敌人的血性？贾巴尔将遭遇什么？而她自己又将遭遇什么？日子一天天地过，艾麦乐和丈夫断了联系，她不得不节省开支，等待未知的一切。看着各个电视台有关伊拉克的新闻，她愈发心烦意乱，努力去抓一丝够得着的线，把她带回能让她摆脱贫穷焦虑的男人身边。她极力隐藏自己贫穷的过去，好不容易从充斥着贫穷、困苦的陈年旧事中逃生，现在却要再次被打回原形。但当她不得已要变卖掉一件件首饰时，贫穷似瘟疫再次袭来，渗入她的整个躯体。

随着战争愈演愈烈，艾麦乐和洁曼尔的关系悄然间发生了变化。来安曼之前，她对洁曼尔的故事一无所知，两人保持着主仆间应有的距离。但当国难同时降临在富人和穷人头上，命运的天平似乎被拨向了对洁曼尔有利的方向。艾麦乐的主角光环开始黯淡，导演不再听她发号施令。洁曼尔与她争夺剩下的戏份，抢走了她的镜头。洁曼尔生在贫苦人家，全家都是谢赫的财产。为了不被纳入谢赫成群的妻妾，全家人选择了逃亡。逃到巴格达后，她邂逅了深爱的马吉德·麦尔胡尼，两人步入婚姻。再后来，马吉德因病去世离开了她。在她失去丈夫、生活窘迫之际，是贾巴尔把她带到了府邸，她把他视作救命恩人。过去的回忆对洁曼尔而言，是止痛不治痛的药，但对艾麦乐而言，却是涂了毒的剑，只会让结了痂的伤口化脓。听洁曼尔倾诉过往时，她也曾试图敞开心扉，把封存的“遗物”向她倾诉。它们或许是她虚伪的高傲所剩无几的残余，日日夜夜地压迫控制着她。但一想到没准有一天能回到巴格达，主人继续发号施

令，仆人接着俯首帖耳，她就选择了忍受和沉默，只是将剽窃的家庭史小说故事讲给洁曼尔听：一夜间由“烈士母亲”变成“叛徒母亲”的法蒂玛，丧夫丧子、靠抚恤金过活的乌姆·阿德南，冲破氏族枷锁嫁给心上人、却在婚后不到一年提出离婚的莎布莉叶……艾麦乐开始不自觉地怀念门槛边的日子，甚至想过回到巴格达后，去那些门槛看看，将女人们心中掺杂的沮丧、炽热、幻想和痛苦将给门槛听。她忍不住想：我是否能嗅到乌姆·阿德南身上的鱼腥味，嗅到残留在我母亲记忆中那陈年的爱恋？我是否能读懂法蒂玛眼神中的忧伤，是否能明了莎卜莉叶心中藏着的秘密？要是我从母亲的衣柜中取出她的婚纱，披在身上，我或许会痛哭一场。如果承认自己止不住地想念那些门槛，曾经的骄傲是否由此坍塌？

在同洁曼尔相依为命的日子里，艾麦乐第一次拿洁曼尔同自己做了对比。她诧于洁曼尔身上不曾被发现的一面：她坦诚透彻，眷恋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；她安分知足，祖国给她的不多，她却对祖国牵肠挂肚；她敢爱敢恨，对战争中无辜丧生的民众充满同情，对腐朽的统治阶级深恶痛绝。相比之下，艾麦乐发觉自己如脆弱、游离的散沙，总是妄自尊大，逃避内心，不愿袒露真实的自己。也许，她需要一次奇迹降临，让她抵达内心深处，寻见心灵的指南针——有了它，她将看见应看到的一切，没有幻想、隔阂或束缚，尔后心平气和地与内心握手言和。

一切都结束了。美军坦克开进伊拉克，控制了巴格达和大多数城市。几小时内，天堂广场的总统雕像被美军推倒，三十五年的统治就此终结。人们带着震惊、好奇和难以置信的心情走上街欢呼喝彩，但又疑惧、困惑、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

么——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状态，各种特征都不确定，它掺杂着久违的喜悦、喷薄的情感、对未来的恐惧和难以言状的混乱。国家失去了管制，困在灵魂之瓶中的魔鬼被放了出来，偷盗行为十分猖獗。偷盗者们饱受贫穷折磨和战争侵蚀，已经忍无可忍，于是选择踏上这条路，弥补被剥夺的岁月。

第二天一早，艾麦乐和洁曼尔就决定动身回巴格达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等待着主人公的是什么命运？一切都不得而知。脑海中的画面纷繁错杂，有一幕，贾巴尔惊恐的面孔纠缠着她，她感到自己站在他的头颅旁，头颅已被从身体砍下来了。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说出了那句：我自由了。另一幕，艾麦乐看见自己坐在母亲家的门槛边，独自对着想象中的女人们讲述她的故事，而她们在编织悲伤的纺织机上织着她们的故事。

（叶萌，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曾就读于约旦大学。）



目录

启示 / 1

一 / 4

二 / 17

三 / 26

四 / 45

五 / 83

六 / 98

七 / 129

八 / 146

九 / 156



启示

那是一瞬间闪过的光芒，我突然来了灵感，在纸上展开《门槛边的女人们》这本小说。丽伽·穆萨教授（执教于巴格达女子教育学院当代文学系）曾联系我说，她让学生读了小说《去往他们的路上》……挂断电话时，我不禁想：丽伽教授为什么刚好选了那本小说呢？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她？这一疑问让我重读了一遍这本2004年出版的小说，想在字里行间寻找答案。然而，我一读完就忘了这回事，因为萌生了创作小说《门槛边的女人们》这一念头。我对《去往他们的路上》中的小艾麦乐这一人物存有诸多疑问，她在贯穿小说的各种情节中并未出现，直到后半部分才出场。小艾麦乐与小说主人公、年幼夭折的小姨“艾麦乐”同名，她孤苦伶仃，不见踪影。

她究竟遭遇了什么？她是如何生活的？这个世道是怎么折磨她的？诸多问题一涌而出。接下来短短几天里，小艾麦乐一直住在我的脑海里，跟随我的脚步，跟我一起睡觉，致使我失眠，她喊着要我写她。我和她一起为憧憬美好生活但处境悲惨的民众写故事，写他们的死亡和毁灭。

尽管不读《去往他们的路上》不会影响阅读《门槛边的女人们》，我还是建议尊敬的读者——如果可能的话——在读这本小说前先读读《去往他们的路上》，了解一下小艾麦乐的身世和塑造其人生观的遭遇。

在苏美尔地区，只有穷人才沉默不语。

——苏美尔地区谚语

从我由巴格达逃往安曼，到天堂广场的萨达姆像被推倒，只有差不多三个月时间，然而这段日子凝结的沧桑相当于多年，它承载着凝固的鲜血、蹒跚的步履，记载了一群任凭思念在家园门槛边和泥泞小道上流淌的女人们，还有一个跟我同名的女人——她桀骜不驯，或许她发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。

在从安曼回巴格达的广袤沙路上，未知的未来让我恐惧，我竭力压抑了想哭的冲动。过去的生活如同“制作的拙劣影片”回头看时，我流不出泪。

我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洁曼尔因为身体不适躺在后排座上。我望着只有我一人能看到的后视镜，它忽疾忽缓地闪烁着，呈现出我身后的过往，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。

汽车开得比野外公路上限定的平常速度要快很多，就怕遇上陌生人，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可能。我们穿过特雷比勒，一路畅通。边境是开放的，口岸管理处无人看守，没人要求出示护照或询问盘查。很多车自顾自地开走了，少数沿着主路行驶，另一些进入了其他道路，躲开遭遇伤害的风险。

司机还是遵从了我的要求：

“不放录音机或收音机，我就付双倍价钱。”

我忘了规定他别抽烟，这样一路上只好忍受烟味。他一抽烟，我就摇开右手边的车窗，散一散令人不快的烟味。

我靠在椅背上，脑海中开始回放已然根深蒂固的“影片”。在其中，我化身为主人公，命令参与我这段特殊记忆的导演，在未与我商量之前，不得剪掉任何场景。等到导演的存在变得无足轻重时，他便消失了。我独自从一个时空起身、走动，跳到另一个时空，找寻支离破碎的自我。

我坐在这个地方，能听到脑海中萦绕的声音，能看到记忆中画面闪烁的场景。回忆如此清晰，往昔奔涌，从我内心渗透、滴入遗忘之中。

回忆就像在播放胶片，一开始扭曲乱跳，接着恢复了正常状态。此后，我躺在特拉阿·艾拉区一座豪华大厦2号套房里的床上，由此开始我真正的故事。

一个跟平时同样沉闷的夜晚，睡意也一如既往姗姗来迟，我埋在被子里看一本小说，随着它一点点展开，我有种被雷击的感觉。我蜷缩起来，活像被精灵摸到了魂，或被恶魔抽打过，直到浑身骨头散架。

我从床上跳起，拉开窗帘，望向窗外：安曼的夜色潜藏在城市层层叠叠之间，迷雾笼罩了一切，房屋、树木、电线杆，等等，一切界限由此消失。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夜晚，漆黑一团、迷雾重重。看不见的魔爪抓挠着我的心，让我透不过气来……跟我在小说中读到的不一样。

我回到床上，拿起小说。或近或远的任何可能的动静，哪怕是住在隔壁房间的洁曼尔的脚步声也会让我恐惧不安。我掐了掐自己，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开始紊乱，这样确认一下自己不是纸人，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类。

我又读了几行，感到有钉子从字里行间蹦出来，有眼睛瞪着我，像黑暗中猫儿的眼睛，或是巴格达观赏鱼池中被我放生的那些鱼的眼睛，鱼嘴微张，就像人在求救。我寻找着答案，艰难得如同从一大堆干草堆里寻觅一根针。

这本讲述我家族史的小说是我两天前从老城一家书店偶然买到的，实际上我对作者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她是伊拉克作家，两年前去世了。兴许是封底上有关孤独、空虚与沉默的文字吸引了我，这正是丈夫让我逃难到了安曼后我的状态。

我丈夫是共和国卫队高级军官，名叫贾巴尔·曼苏尔，比我大30岁。我嫁给他时处境很不容易，这些我在后文再述。那天他一反常态，上午就从办公室回了家，忧心忡忡的，满脸愁容。他用命令手下士兵的口吻坚定地说：

“你和洁曼尔，赶紧准备，收拾行李，拿点衣服。”

那时形势动荡，有可能爆发战争，很难待下去。我以为他想让我离开我们这个离总统府太近的家，却听到他说：

“你去安曼吧。”

贾巴尔说这话时，洁曼尔就在我身旁，随即他走向了书房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震惊，我从未离开过伊拉克，从未去过任何其他国家。洁曼尔满脸皱纹里写满了惊诧，她问我：

“为什么去安曼？”

我也不知道缘由，只好对她说：

“看来快要打起来了。”

她刚想说点什么却闭嘴了，贾巴尔走了出来。他脸上愁云密布，远比我在那些紧迫时刻能意识到的更多。看到我们还站在原地，他大声喝道：

“你们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快点，时间不多了。”

接着，他又想起来：

“拿上证件。”

电话铃响了，贾巴尔快速走进书房，我赶紧跑到二楼卧室，拿了一个包，很快把一些自己需要的衣服和证件塞进去，穿上灰色衬衫和牛仔裤，披上黑色皮夹克。从房间到旁边的客厅，我的小书房和邻近的鱼缸闯进视线。我迅速地扫了一眼那堆书，拿起伊莎贝尔·阿连德的《幸运姑娘》，但愿在这场意外之旅中，幸运能伴随我。我走近玻璃鱼缸，仔细打量着即将分别的这些五彩斑斓的鱼儿，向它们道别，它们似乎跟我一样惊慌。我怕此行太久，仔细打量着每条鱼，给每条鱼在记忆中划定一个专门的地方……一条紫色带黑条纹、有弯鳍的；一条深绿色、带